第一章　暗夜女巫

两年来,娜达·塔娃金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但她的笑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因为她想到了死亡。当她驾驶着小飞机掠过树梢,冲向夏日的天空时,她那张小圆脸上不期然地露出了笑容。她告诉自己,从此刻起,她不会再落泪伤心,她要报仇雪恨。娜达年方十七,昨天才从飞行学校毕业。可对她来说,无论余下的生命多么短暂,她都会奋力去杀德国鬼子。别的都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

娜达掉头向西,朝前线飞去。她缓缓地把节流杆往后推,把飞机调整到最佳的飞行速度,五缸的星形发动机发出平稳的噗噗声,风从敞开的驾驶舱呼啸而过,把支撑机翼的铁丝吹得哗哗作响。像这种 PO—2 型敞舱式双引擎飞机,其他国家的空军早已弃之不用,而苏联却另有看法。第一天进行飞行训练时,教练员就用调侃的口吻对她说:"这种 PO—2 型飞机简单可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连你这样的乡下姑娘也能学会怎么驾驶。”

PO—2 的另一优点是费用低廉,它造价低,修理费用便宜。有女飞行员驾驶它们,青年男子在这场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可以去执行其他更重要的飞行任务。

娜达非常开心。两年前她想要的不过是一支射杀德军的步枪和子弹。一架飞机,这简直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瞬间,机身上刚刚上漆的红星在第一缕晨曦中熠熠放光。她向高处爬升。在一千米高空,她遇到了零散的云彩,便拥着云朵飞行。她的 PO—2 是架旧教练机,上面安装了炸弹架和投掷装置。它速度慢,除了驾驶舱后座一挺机枪之外没有别的武器装备。她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德军轰炸机的牺牲品。

下面的地面上,人民军队的坦克和卡车在行进。在她飞行经过的每一条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一长串的坦克和卡车。其间也有骑兵和疲惫的马队拖着的重机枪。他们都在向西推进。在飞行学校,就有传言说,大量德军纠集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役即将打响,规模可能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大。娜达希望传言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参战。

从一千米的高度往下看,坦克和卡车就像漆成褐色的丑陋玩具,那种颜色与飞机下面掠过的一大团一大团玷污了葱绿的森林、金黄的麦田的灰尘一样。麦

地里到处都是弹坑和坦克的履带痕,但她仍能看出有些麦子勉强活了下来,不久就可以收割了。

麦子、蔬菜和牛群对于娜达来说并不陌生,它们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出生在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组建的一个集体农场里。她深情地回忆起麦田里的阳光,新翻耕的泥土气息,还有春天里苹果的芬芳。她生活里的这段时光可能一去不再复返,可她仍珍藏着这些美好的记忆,并深信自己会由此而变得更加坚强。

她驾着飞机钻进了云层。当清凉的云雾笼罩在她身边时,旧时的记忆开始悄无声息地在脑海里浮现。

新生的牛犊才活了几个小时。娜达整个晚上一直呆在牛棚里,用瓶子给它喂奶。远处炮声隆隆,犹如夏天暴雨中的滚雷。从牛棚墙上的裂缝看去,她看见橘红色的火光映红了西边的天空。"我们得马上离开,小家伙,"她小声说,"你要有力气走路才行。"她再次试着让牛犊站起来,可它强撑着细弱的腿才站了一会儿,就倒在干草上。

娜达的母亲出现在牛棚门口。"快放开小牛走吧,该走了。"

"如果我一定得走,我就带上它。"她回答。

母亲想说些反对的话,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好吧,但要快点。"

娜达把小牛抱在怀中,朝门口走去。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大地似乎在她脚下微微地颤动。

母亲在外面尖声叫道:"娜达,坦克!"这句话成了母亲的遗言。娜达把牛犊贴在胸前,向门口跑去。突然,整个世界一片通红,牛棚在她身旁倒下。

她眼前一黑,感到天旋地转。等她睁开眼,耳朵里嗡嗡作响,其余的什么也听不到了。她躺在不复存在的牛棚处,怀中的牛犊已经死去。牛犊身上有三个锯齿状的大窟窿,血溅了她一身。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小牛在临死前救了她一命。她轻轻地推开小牛的尸体,站了起来。

远处,她家的大房子淹没在火海之中。德军巨大的灰绿色坦克正穿过田野驶来。母亲脸朝下趴在牛圈的泥土里:"妈,快起来!"她喊道。但是母亲一动也不动。透过泪眼,她看见父亲和哥哥朝她跑来:"快点!快点跑!"她高声叫道。

枪炮声又响了起来。父亲倒下了,接着是她的哥哥,他们身边新翻的泥土被子弹击得到处飞溅:"娜达,赶紧跑,朝树林跑!"她哥哥倒下时冲她喊道。

死神在向她逼近。坦克把农舍一间间推倒,身着暗色军服的士兵紧随其后,朝一切会动的东西扫射。一个士兵把枪瞄准了她,嘴里嚷着什么,可她听不懂。

有两个士兵转身向她走来,她拔腿就跑。

枪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子弹在空中嗖嗖乱飞。可她还是跑进了树林,在低低的枝丫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松针割破了她的脸,扯坏了她的衣服,但她一直往前跑呀,跑呀,直到两腿一软,摔倒在地。

一整天,她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跑着,走着。夜幕降临,她缩成一团,靠在一棵倒下的大树的树根上低声哭了起来。午夜时分,月亮出来了,她又在林中悄悄行进。但对于要去什么地方,她却浑然不知。

她的神志开始恢复清醒,试着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我要找到游击队,和他们一起战斗。这就是我的目标。”她一边走一边暗自思忖:“政委告诉我们,如果遭到德军袭击,被阻隔在敌后,我们就应组成小部队,在一切地方和他们战斗。”这些小部队肯定存在,她只需找到他们就行。可是,去哪儿找呢?

娜达到底没有找到游击队。就在黎明过后,她正穿过林间小路时,两个德国鬼子发现了她。没等她发觉德国鬼子就在附近,或者看见他们停在路上的车,他们就已经到了她跟前。一个德军朝她面前几英寸的地面开枪,命令她停下。他们一边笑,一边把她朝汽车推去。有个家伙想亲她,娜达冲他的脸吐了一口口水。

那个德军脸一红,向她扬起拳头。娜达往后退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但是,那拳头始终没能落下来。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飞机。”她想。那声音似乎从树梢上传来,听上去更像农用拖拉机或缝纫机,而不是飞机。

“我们的空军?”一个德军边喊,边松开娜达去拿枪。

“不,不是。”另一个回答。

飞机飞得很低,似乎要碰到树梢时才稍稍拉起,接着又俯冲下去,贴着路面飞行。第二个德军放开她,举枪射击,尖锐的枪声震耳欲聋:“我的机会来了。”娜达心想。她用力推开身边的德国兵,撒腿就跑。她跳进路边的水渠,正好看见飞机隆隆飞过。她看见驾驶舱下面画着一个骑着扫把拿着炸弹的女巫。在她看飞机的时候,飞行员丢下一个又小又黑的东西。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击中了德军的车,发出沉闷的金属爆炸声。飞机随即拉起,爆炸把娜达震倒在水渠底的烂泥里。她在那儿躺了一下,想着该如何做才对。她是逃跑,还是爬起来看看德军和他们的车?水渠上面原来停车的地方正燃着熊熊大火。那两个德国鬼子呢?他们是死了还是在找她?

她小心翼翼地爬到水渠上面,偷偷朝外看。那辆车子仍在燃烧,旁边躺着两个蜷缩的尸体:“枪,”她想;“他们应该有步枪、子弹,可能还有食物。”可她敢不

敢拿呢 她敢不敢看那些死尸甚至摸一下呢 她摇摇晃晃地从水渠里站起来,向燃烧的汽车跑去。对,她应该去拿她需要的东西,然后去找游击队,再去杀敌。

头顶又传来飞机隆隆的声音。它又飞回来了吗 ?她仰头张望,飞机突然出现了。只见它从树梢俯冲下来,跳动着在路面上着陆了。

娜达站在那里,看着飞机裹挟着滚滚尘土向她滑行过来。飞行员似乎在朝她挥手,好像在对她说些什么。她惊恐地朝飞机走去。

“ 上来 ! 上来 到后座去,傻乎乎的小乡巴佬。”飞行员的脸被头盔和护目镜遮住了,但从声音上可以分辨出,冲她喊叫的是个女人。娜达手忙脚乱地爬上下面的机翼,脚下一滑,摔了一跤。

“ 快点 你以为我想呆在地上与整个德国陆军对垒吗 ?’

“ 我尽可能快了 !’娜达答道,总算爬上了驾驶舱后座。可后座上已经有人了。只见那人两眼无神地瞪着清晨的天空,四处都是血。她失声叫起来“:这儿有个死人 !”

“ 好极了 !你还能看得出这些 !’那个飞行员说,“ 坐到她腿上去,听我说,她不会在意的。戴上她的耳机,开始行动吧 !”

引擎轰鸣,等娜达战战兢兢地坐在女尸怀里时,飞机已经开始在路上滑行。她哆哆嗦嗦地从死人的脖子上取下耳机,那上面也沾满了血,戴上的时候感到黏糊糊的。

“小心,别碰到后面的操作杆,”耳机里传来沙沙的声音“拿起话筒,我要你把我们身后的情况告诉我。”

娜达在一条长长的电线的另一头找到了耳机,拿起它,小心地“喂”了一声。

“闭嘴,看着天空。至少有两驾德国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在找我们呢。”

“是,是,同志。”

飞机滑行加速,飞机尾翼随即离开了地面。前面的树林像监狱的高墙,可飞机跳动了一下,升到了空中“快点呀,”螺旋桨把树梢的叶子打落了,飞行员祈求着“升呀,往上升呀,你这小缝纫机。”她们在离树梢只有几米的低空飞行“你看见后面有东西吗?”飞行员问。

娜达伸长脖子,仔细搜寻四周的天空“不,没有。”

“好的。”

有那么一会儿,娜达坐在女尸的腿上,手里拿着话筒直打哆嗦,最后她忍不住问道“你,你是谁?”

飞行员笑了,笑声生硬刺耳。接着,她回答说:“我叫莉莉,一个‘暗夜女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莉莉

莉莉·波金科娃站在无线电台掩体外的雨中,想抽支烟。透过远处隆隆的炮火声,她不时听见电台接线员和返航的飞行员的对话。莉莉希望这是驾急需替换的飞机,希望飞行员能在雨中幸运地找到营地着陆。

她竖起大衣的领子,往衣服里缩了缩。在战争期间,有时站在雨中才是远离繁忙的机场的惟一办法。莉莉今年不过才二十三岁,尽管她有好几个月没照镜子了,可她相信,此刻的她看起来一定像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太婆。

即使在战争开始前的那个美好夏天,二十一岁的她也说不上漂亮。她又高又瘦,几乎没有引起异性注意的曲线。她那头又密又长的黑发在飞行学校剪短了。现在它们直直的,满是机油和火药的味道。

莉莉在战争开始前两年拿到了民用飞机飞行员执照。一九四一年春天,她在当地的一个飞行俱乐部当

教练。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镇上举行了一个舞会。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莉莉听不懂的美国曲子,是由格伦·米勒交响乐团演奏的新歌。

“歌名是个数字?”她问一位在斯大林格勒大学学英语的女孩;“美国人干吗用数字来做歌名,难道他们没名字可取了吗?”

那个女孩不确切地回答说:“叫《宾西法尼亚6500》吧,我觉得听起来像个电话号码。”

莉莉刚想说这个歌名没什么意思,音乐突然被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声音打断了:“今天凌晨四点,德军没有宣战,没有申明就向我边界发动进攻。”

姑娘们抱着男友尖叫起来,而莉莉却想着该如何保全飞行俱乐部的飞机。那天下午,她和几个飞行员把飞机开到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

“那是两年以前的事,”她思忖着,“还是这一辈子?”突然她有种想哭的感觉。

掩体的门在她身后嘭地打开:“莉莉,猜猜谁要来了!是娜达要飞来了!”

莉莉朝门转过头去,烟从口中跌落。她那脏兮兮的脸上露出笑容,但她什么也没说。

“没错,就是你的娜达,你的小福星!我才用无线电和她通过话。”看见莉莉没吱声,接线员又笑着继续

说“你怎么会感到吃惊呢？不是你想尽办法让她分来‘暗夜女巫’机组的吗？”

莉莉还是没说话，因为她已经听到远处树林那边PO—2小引擎发出的噗噗声。她点点头，转身走开。她朝泥泞的跑道走去，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天她不该犯傻去救娜达的。莉莉一早就被气得半死，她的领航员玛丽娅被打死在驾驶舱后座。飞机在德军高射炮的榴霰弹中东躲西藏，她闻得到漏出的汽油味。但德军的车就停在开阔的路上，两个德国鬼子拖着女孩朝车子走去，这可不能置之不理。也许她这样做是因为玛丽娅，她要给这位失去的朋友报仇。

她一面咒骂德国鬼子，一面丢出炸弹，看着它击中车子爆炸。在最后一刻，她才拉起尾翼朝高空飞去，心里却还在想着那个姑娘是否逃离虎口。

“死里逃生？”莉莉嘀咕着“她逃不了的，我只不过是拖延了这件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女孩就在德军防线后的几公里之内，她迟早会没命的。”

她调转机头，却看见女孩爬出水渠，朝德军的死尸跑去“这个笨蛋乡巴佬！”她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骂了一句，但她已下定决心救她。公路上应该有足够的地方着陆，她可以趁德军发现她之前，掉头飞回去。发现

了又能怎么样 她又不指望长命百岁。

558 女子夜间轰炸中队用一块烂泥地做跑道。莉莉站在泥地边上,看着一架 PO—2 从雨幕中直冲而下,着陆,掠过一摊摊积水,滑向安全地带——树林。她走进树林边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避雨处,那是用块帆布就着卡车一侧临时搭成的。莉莉注视着飞行员的一举一动。只见她爬出驾驶舱,拍拍下面的机翼,摘掉头盔,露出金色的短发,最后她发现了莉莉。

“嗨,中尉同志,”莉莉喊道“,过来避避雨吧!”

娜达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忽地大笑了起来,朝莉莉跑去。

莉莉觉得,与记忆中的那个娜达相比,现在的娜达长大了点,也长高了些,现在走起路来也比以前挺拔了。她身着合身的新军装,脚蹬一双锃亮的黑皮靴,宽大的手枪皮带把她那年轻的腰肢束得更细了。那个惊惧万分、充满仇恨的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那个黑色的冬天,她就呆在飞行中队。六个月的飞行学校生活让她成熟了,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比较容易对付。

“莉莉,”娜达喊着和她抱在一起“,回家的感觉真好。”

一时间,莉莉感到泪水涌了上来,但她忍住了,嘟

哝着说“:家 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家。”

“ 我现在也是一名‘ 暗夜女巫’了,588 中队就是我的家。”

莉莉耸耸肩说“:那好,欢迎回家,小女巫。我们睡在泥地里,全队只有一半的口粮配给,即使这种天气,我们每晚都有轰炸的飞行任务。”

“ 太好了,’娜达说“; 等我的飞机装好炸弹和汽油,我就投入战斗。”

莉莉拉着她,注视着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本来希望时间和飞行学校会淡化她的仇恨,让她专注于飞行和保存生命,而不是只想着杀敌。只有这样,她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磨练本领,变成冷血狡黠的飞行员,而不是愤怒的复仇者。可是,事与愿违,她看到的仍是那天她在公路上遇见的那个娜达。

“ 拿着你的介绍信过来吧,’莉莉对她说“; 少校在等你呢,她今天脾气不太好。”

“ 怎么啦 ?’娜达一边快步跟上个高腿长的莉莉,一边问道。

“ 这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轰炸同一座桥。晚上我们把它炸掉,白天德军又会把它修好。’她把手插到大衣口袋的深处“; 昨晚我们又牺牲了两个姑娘。”

“ 德军怎么击中她们的 ?’

“我想用的是夜间轰炸机吧。”

“我在飞行学校里听说过这种飞机，”娜达接着问道，“他们还用雷达吗？”

“用不着，他们使用地面探照灯。一旦探照灯发现了你，高射炮就停了，一架轰炸机就从夜幕里窜出来，然后……”莉利用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娜达两眼直视着前方说：“我不怕。”

“我知道，”莉莉看也没看她，回答说，“我担心的就是这点。”

少校伊丽娜·高斯科娃从临时搭成的桌子上抬起头，神色疲惫。她一只手拿着战地用的电话，腾出另一只手朝莉莉和娜达挥了挥，算是还礼。她对着电话骂了一句，把它砰地挂掉。“哼，”她说，“那么简单的东西，比如电火花塞都不能配备到位，难道他们就不懂，没了它飞机飞不了吗？”

“因为我们是‘暗夜女巫’嘛，”莉莉说道，“他们以为我们有扫帚就够了。”

娜达把装着介绍信和她的飞行记录的信封递给少校。少校皱着眉头，花了几分钟读完后说：“在飞行学校是班上的尖子，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可别因此骄傲啊。在这里的战场上，飞行学校里的最佳表现只顶得了三十秒。”她停顿了一下，表情变得柔和。“欢迎回

来,娜达。"她微笑着说"; 告诉我,他们真的相信你有十九岁吗 ?'

" 我想他们不在乎这个,"娜达回答说"; 我向他们证明我能学会开飞机,别的都无关紧要。"

少校点点头,说":我想让你跟莉莉一起飞,她会教你一些妙招。"她转向莉莉":你能让她今晚就执行任务吗 ?'

莉莉扬起眉毛说":我们一块工作几天会好些。"

" 没时间了,"少校回答她说"; 我让申娅做她的领航员,她知道我们是怎么干的。"

莉莉迟疑地想了一下,点头答应说":如果我们别无选择,就只好这样。"

她们离开少校,又走进雨里。莉莉说":我认为她不该这么快就让你执行飞行任务。"

" 为什么不行 ?"娜达忿忿不平地问道。

" 因为你得先训练几天才行,这可不像飞行学校里进行的夜间航空训练。"她顿住了,用手点了点娜达的鼻子"; 只要你有丝毫差错,德军就会要你的命。"

" 这点我知道,"娜达快言快语"; 我非常清楚。"

莉莉惊讶地盯了她片刻,点点头说":好吧,我带你去住的地方。"她抬头看了看阴雨绵绵的天空,告诉娜达":天黑之前,你可以睡上一小时左右。"

“可我以为你会给我讲讲任务和……”

“在一小时之内不,现在睡眠比谈话对你更有益。”

巨大的地下掩体门口堆着沙袋,上面挂着一块粗糙的木牌,牌子上写着“飞行母牛旅店”几个字。里面,几盏昏暗的、冒着烟的油灯下是一排窄小的床,大部分床上都有人睡着。地面淌着泥浆,墙壁透着潮气和寒意。

莉莉指着一张空床,对她说:“你就睡那儿吧。昨晚牺牲的一个女孩原来睡那张床。现在你休息吧,我们要飞整整一个晚上呢。”莉莉走到掩体尽头的那张小床边,在上面躺了好一会儿,盯着混浊的泥水从木梁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身边是以往熟悉的气息,潮湿的毛毯、皮革和油脂。娜达回来了,带着让莉莉捉摸不透的复杂的情感回来了。她闭上眼睛,极力让自己入睡,可是更多的往事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地勤人员把娜达从驾驶舱后座里拖出来,再来搬玛丽娅的尸体。莉莉从飞机旁走开了,点燃一支香烟。高斯科娃少校盯着莉莉颤抖的手看了良久,然后开口说:“我真为玛丽娅感到伤心,她是个优秀的飞行员。”她接着转向娜达。她那身又脏又烂的衣服上溅满了血迹。她在飞机旁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看着玛丽娅的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